

王安忆

黄河故道人



王安忆

黄河故道人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任 意

插 图：黄英浩

版式设计：金 平

黄 河 故 道 人

王安忆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11.75插页5 字数222千

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150 册

书号：10374·220

定价：2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很久很久以前，黄河从这儿流过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黄河改从别处流了。

依傍着黄河的故道，建筑起古朴而文化悠久的小城。城中，是个封闭的、进步迟缓的社会，祖祖辈辈生息、繁衍着黄河故道人。

有一个青年，不同于自己的父辈，他从喜爱音乐开始，朦胧但却执著地追求一种新的生活。他发奋努力，进了公社宣传队，又进了文工团、还报考音乐学院；他拉小提琴，接着学会了作曲和指挥，他整个的心陶醉在音乐之中，他觉得自己迈进了艺术的天地。然而接踵而来的困扰和阻碍告诉他：他依旧生活在封闭的笼中。尤其是当他有幸聆听了真正音乐大师们的不朽作品之后，他悲哀地感到自己不能够干音乐，他的追求不会有结果了；他在音乐上的半生辛苦和半生追寻不会获得成功了……正是懂得了这些，他才真的爱上了音乐。

小说保持着作家一贯的风格，恬淡、委婉，细腻自然地向你讲述黄河故道的人情世态。顽童、村姑、农人、老者，还有乡村教师和文工团员，都活灵活现于作家笔端。作家对音乐的精湛描绘与阐发，颇具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似的魅力。“黄河故道人”的深沉命题和哲理，会在掩卷之后，留给你不尽的思付和咀嚼。

第一章

夕阳很灿烂，河水染得金红。金红的水从他墨墨黑的臂膀上滑下来，又滑上去。厚重的水覆盖着他细小的身躯，又被他细小的身躯穿破。他游得不快也不慢，却从容。

“三林，上来了！”四淇叫着。他赤条条地穿着一条湿淋淋的裤头，拖着一个树墩，树墩上放着他俩的衣裳、鞋子。他向着夕阳跑，裤头上的水珠滴下来，金珠似的。

三林不回答，不紧不慢地向前游。游到了桥洞。

桥上摆着西瓜摊，鲜红红的一瓢一瓢，破了边的蒲扇赶着蝇子。西瓜浓郁的香味搅和着桥下河水的腥味。架子车，自行车，叮叮咣咣地挤着。

三林游过了桥洞。

四淇走不动，车子过不完。好容易过去了，回头一看，树墩上的鞋少了一只，又回过头去找鞋。

“三林，上来了！”四淇喊。

太阳落在河边一片屋脊下了，河水变黑了，黑黝黝的河水与他墨墨黑的身躯溶为了一团。

他抬起眼睛，沿着小提琴的四根弦望过去：小提琴，

小提琴，小提琴；中间横着中提琴，中提琴；然后，对面是大提琴，大提琴，倍大提琴，定音鼓。再从定音鼓往回看过来：长号，小号，圆号，长笛，双簧管，黑管，大管。合唱队穿着深色的演出服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所有的演员都上了，包括舞蹈队的。指挥抬起了胳膊，指挥棒轻轻地，然而庄严地划了下去——定音鼓起来了，男声女声哼鸣，弦乐颤弓，圆号长音。一个女高音陡然而起……他背上倏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女声吟唱着总理的恩德。

他看见第一排一个老太太在流泪。

演员前所未有的认真，动了感情。很多人哭了，晶莹的泪珠在灯光下闪烁。

乐队前所未有的认真，音很准。长号没有破一个音，小号的高音上去了。

他被感动了。

男高音，女高音，男低音，女低音，忠实而勤恳地唱着自己的声部。声部搭成了一座宏大的建筑，那声部与声部之间的神秘的空隙，充斥着无声的气流。这气流无声地撑起了横梁立柱，使之坚实而稳固。

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，他的那份谱子上，声部是象做填空那样填起来的。

定音鼓渐强而又渐弱，女高音溶入一片哼鸣之中。天地间充满了宏大的悲哀。这是大的悲哀，而不是象他的一般凄恻哀怨。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了。

大幕落下，灯暗了。

他从身上扒下演出服，他把演出服直接套在身上了。

“我来帮你叠。”郑瑛瑛夺他的演出服。

他让开了：“我自己来。”

“我说，还是你写的曲子好听。”郑瑛瑛倚在服装箱上嗑着瓜子，瓜子皮就吐在地上。

“哪能。”他说。他说的是真心话，可听起来总有些象赌气。

“真的。”郑瑛瑛吐出一片瓜子皮，认真地说。

他不再理会她，低头叠好衣服，交给郑瑛瑛。她嘴里在哼着一个什么调子，怪熟悉的。当他走出后台，才想起，她哼的正是自己那个被枪毙了的曲子，脸上不禁一阵臊热。

舞台上正在卸平台，纱幕落在了地上，几个舞蹈队的女孩子在拆着别上去的金字：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。

他宽慰地想：就算没有枪毙，也不过这么演一场就算了，没多大意思的。是啊！他把这句话想了两遍，却并没有宽慰起来，甚至更加沮丧了。

走出剧场，他去自行车棚推车子。几个合唱队的在他前面推着车子走，他放慢了脚步，与他们拉开距离。不料，后面又上来几位合唱队的，他便不好太慢了。最后，他还是上了车，飞快地追过前边一伙人，扬起右手说了声：“喂，不下了！”溜了过去，骑进散场的观众群中。留下他们在后边推着车走。

他慢慢地人群中崎岖地穿行，到了路口，一蹬车子，下了淮海路，骑上一条小路。

到了奎河。他顺着奎河，向西去。

奎河两岸是鳞次栉比的院落，灰色的瓦楞在月光下发出挺新鲜的蓝光。墙剥落了，露出砌得结实的青砖。秃秃的枝杈升过屋檐，在深蓝的天幕上划了一张篱笆。这里几乎集中了这城里最老的也是当年最殷实的人家。

奎河的水浑得发稠，流不动了，停着，结了一层膜似的，在月光下发出油亮的微光。

他在一扇破木板门前下了车，门是虚掩着的。他推开门，月光照在院子中间的碎砖地上，每一块碎砖的边缘都象是用墨笔勾勒出来似的清晰。树枝的影子在砖地上轻描淡写了几划。

“吕老师。”他推门进去。

吕老师只穿了一件破绒衣，脑袋上却冉冉地冒着热气。他鼓捣着一个铁铸的架子，只来得及“嗯”了一声。

他在角落里的床边上坐下了。一张单人床，沿着墙放了一排书，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。书上放着一长片硬纸板，纸板上用黑白颜色画出钢琴琴键的样子。

他坐在床上，看着吕老师，过了一会儿问：“什么时候能做成？”

“三年。”他抬起眼睛回答道，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。

“哦，三年。”他吸了一口气，不再说话。

“杨森，你也该做一个的。”他热情地说道。

“是啊。”他伸手拿过那张硬纸板，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在上面按着琶音。

“搞音乐没有钢琴怎么行呢？”

他按着琶音，说：“吕老师，我的曲子被枪毙了。”

“演奏效果不好？”

“没有演奏。”

“没演奏怎么知道效果不好？”

“合唱队不愿唱。正好，老田从省歌带回来一个曲子，就唱那个了。”

吕老师坐直身子，抬起头望着正前方，愤慨地说：“这是偏见，偏见！”

“不能这么说。”他说的是真心话，可听起来又象赌气，也不知怎么搞的。

吕老师丢下活儿，站起来，在乱糟糟的桌子上找着一支烟，吸了起来：“自己学音乐真是难啊！不仅是学习本身难，更难的是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。”

“自己学，怕真不行。”他说。

“自己学，很难，很难。”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。

“有许多技术上的问题，自己学，不行。”他说。

“只要是真有天分，无论多难也是埋没不了的！”他越加激昂起来。

“我怕没有什么天分哩。”他苦笑道。

东屋里有孩子夜哭，然后，有人拍打着，口齿不清地

嗫嚅着什么。孩子不哭了。

“我们这一辈子是没指望了，不过我要我闺女搞音乐。我这个琴就是为她做的。”吕老师站定了，脸上掠过一道温柔的微笑。

“能做成吗？”他依然有些怀疑。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他反问道。然后便一一地解说起每一道工序，每一道技术，讲了许久。

“据说，最难的是调音。”等他说完之后，杨森说道。

他做了个不屑的手势。

他走了。月光移到了屋顶上，灰瓦照白了一大片。

奎河的水，静得可以。

他沿着奎河骑。

回到家，院门已经插上了，门栓的旁边有个洞，正可以伸进两个手指。他伸进手指，把门栓一点一点挪开了。

各家搭的锅屋把院子隔得三重九进，他拐了几个弯，来自家门前。

东屋，西屋都睡了。他轻手轻脚地舀了一盆水洗脸，就着洗脸水洗脚，然后开门泼水。他懒得走远，就泼在院子当央了。一盆水哗啦啦地泼在石板地上，渗进石板缝里，干了。

他在当门的床上躺下，月光从门上方的玻璃窗里透进来，正好照在他脸上，他合上眼。却听见西屋有动静。二林下了床，趿拉着鞋，走出来了：

“回来了？”

“还没睡？”他睁开眼，看着二林向他走来，在他床沿上坐下，正好坐进那一方明晃晃的月光。

“演完了？”二林问。

“演完了。”他回答。

二林坐在床沿，两只手抱着一只膝盖，头垂在膝盖上。

三林躺在床上，头枕在两条胳膊上，眼睛望着纸糊的顶棚，破了一块，吊下几丝蜘蛛网。

“三林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有钱吗？”二林说。

“有。”三林从脑袋下抽出胳膊，扯过盖在被上的棉袄，上上下下地摸着口袋，摸出一张五块的，摸出一张两块，摸出两张一块的，还有一把毛票。他全抓在二林面前，“给你。”

二林看都没看一眼，丧气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也没钱，有问不问的，白问问。”

“你要多少？”三林坐了起来。

“我想买一只大立柜。”

“那，我也没钱了。”三林也丧气了。

“我是白问问的。咱俩都才抽上来不到三年，挣几个工资不够吃饭的，哪有钱哪！”

“二哥，你要大立柜干啥？那玩意儿不买也罢了，俗气！”三林劝他。

“我不能太屈了妮妮。”

“她看中的是你的人，又不是大立柜。”

“大立柜咋啦？大立柜能盛东西，盛得多！”二林有点生气，声音放高了。

三林也有点火：“大哥结婚就没要大立柜。”

“他不要是他，我要是我。”

“我是怕你东西要多了，人就没了。”

“怨不得咱们家，就是人多东西少。”二林冷笑。

“你别阴，咱家的人就是比别人活得有人格。”

“咱家人都比人活得累！”二林又冷笑。

三林恼了，伸出脚一下子把二林踹到床下去了。二林也恼了，爬起来，抓过三林的袄，蒙住他的头，按倒在床上，举起拳头就捶。三林两条腿直蹬，把床边上一只缺腿的放花的几子蹬翻了。幸好上面只搁了一只铝锅，“砰令乓郎”响了一片。两人吓懵了，二林不捶了，趴在三林身上，三林也不踢腾了。

“谁？”隔壁响起一个声音，带有几分朦胧的睡意，却又不失威严。

两人屏住气，一动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二林才从三林身上爬下来，扯开棉袄，看看三林还活着，便把棉袄扔在他脸上，回屋去了。

那方月光移到砖地上，砖地上散落着几张票子，分币闪闪发光，象星星似的。

三林气恨恨的，越想越觉着自己吃了亏，忍不住翻身

而起，追到西屋。

西屋很黑，新挂了窗帘，拉得严严实实。他伸手拉亮了灯。

日光灯闪了几下，亮了，照耀着刚刚过不久的墙，惨白惨白。一架五斗橱孤零零地靠着山墙，窗下是一张写字桌，写字桌旁是一个小竹子书架，一把椅子。一张大床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一。屋子不宽敞，墙壁却显得太空，越发惨白起来。墙上挂了一幅年历，一张没有裱过的画，画的是几朵牡丹，朱红颜色。却依然弥补不了那墙壁的空寥。二林坐在新床上的旧被窝里，脸衬着雪白的墙，又黄又瘦。

三林“啪”的把灯又拉灭了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一个大立柜要多少？”

“一百三。”二林气呼呼地回答。

“还缺多少？”

“整一百。”

“缓我两天，后天给你。”三林说着要走，二林叫住了他：

“你上哪儿弄钱？”

“找十个弟们打会。”

二林不再说话。

三林也不说话，他想着：人倒是现成的，小军，少杨几个早就商议着，就等发工资了。不过，这钱他是要买书，买总谱，买东西送吕老师的，快过年了。

“其实，咱家有钱。”二林小声说。

“你咋知道？”三林抬起头看他。

“你算算，俺爸俺妈的工资加起来，再加上咱俩每月一人交二十，大林他们每月交三十五。你看看，咱吃啥了？穿啥了？买啥了？咱家的存款少不了这个数。”二林举起几个手指头，看不清。

三林手痒痒的，又想揍架了。咬牙切齿了半天，才说了一句：“你算这个账干啥？”

“不干啥，白算算的。”二林往下一溜，钻进被窝，不再理他了。

三林一个人站在黑暗里，气鼓鼓的，不好发作，没有来由哩。站了一会儿，站得没趣了，退了出来，回到自己的床上。

月光移到墙根上，墙根摆了一溜咸菜坛子，寒碜得很。他扭过脸不去看它们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院里有了动静。对面四淇家的门开了，鞋底踩在石板上沓沓地响。哗啦啦一阵，一抱柴禾丢在了地上，四淇妈生火烙烙馍了。

他湿淋淋的上了岸，一条鱼似的一抖身子，水珠子洒了一地。他等着四淇跑上来，呲着白牙笑了。四淇哭丧着脸：

“天都黑了，俺不理你了。”

“不理就不理。”

四淇一下子哭了出来：“俺不理你了。”

“不理就不理。”

“俺不理你了。说不理，就不理！”四淇哭着，手里却还拖着绳子，绳子拴着树墩，树墩上是他俩的衣服。

三林吡着白牙乐了，夺过四淇的绳子，把四淇推倒在树墩上，背起绳，叫了一声：

“坐好了！”撒开脚丫子跑了起来。

四淇抱住他俩的衣裳，不哭了。

他拖着四淇向前跑去，跑得飞快。树墩子蹦跶着，险些儿把四淇掀翻在地上。四淇抓住绳，咧开大嘴笑了。

他跑得更来劲了，一下子撞倒一个小孩。那小孩扛了一张网，正要下河沿逮鱼虫的，爬起来就翻了脸：

“你瞎眼了？”

“我没瞎，是你！”三林回嘴。

“你！”他说。

“你！”三林说。

“你！”四淇也说。

他继续往前跑，跑过桥，跑过打糖的老头，老头吆喝：“小孩，打糖玩！”

他们不理睬，向前跑。

第二章

月色很好，河水闪闪发光。河岸下，~~人逮鱼虫~~撒

下一张小网。

他骑着车，沿着河岸走。河岸有柳树，每隔一二十米，柳树间便伸出一盏幽暗的路灯。路灯下有一个小小的人影，走出了路灯的照耀，走进了暗处，不见了。不一会儿，却又神奇地出现在下一盏路灯的照耀下。

他渐渐地骑近了，看清这是个女孩子，蒙着一条很大的白围巾，随随便便地蒙住头，再交叉甩在背后。她双手插在浅色蒙袄褂子的斜插袋里，不紧不慢向前走，重新走出光圈，溶入黑暗。这一回，她没有完全消失，在黑暗中浅浅淡淡地隐现着。当她再一次出现时，他看见她围巾上面白绒绒的闪光。

他从她身边慢慢地骑过去。他看见她白围巾下面一片乌黑的刘海，刘海下有一双很大的眼睛，镇定地看着前方。眼睛下边，是口罩。

他慢慢地骑过去，把她丢在了身后，心里却有点空虚，好象丢了一件东西。他慢慢地掉转龙头，拐了弯，骑了回来。他面对面地从她身边擦过去了，他头都没转一下，却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睫毛上亮晶晶的，是口罩里呼气哈上来结成的霜。

他重新骑到她身后，放慢了速度，跟着。

她围巾裹着的是什么样的头发？短发，辫子，还是象他们那些舞蹈队的小妮儿那样，盘起来的头发？她口罩遮住的又是什么样的鼻子、嘴和下巴。那围巾和口罩保护着一个秘密，他觉着。

她走下河岸，河岸下是一个长长缓缓的坡，坡上有一条人踩出来的道，一直通向一扇大门，大门里竖着楼。他知道，这是电业局的宿舍。

她消失在大门里面了。

水，哗啦啦的轻响了一阵，小网从河里提起，罩着晶亮的月光。

“同志。”有人喊他，他吓了一跳。两个大城市模样的中年人，笑咪咪地看着他。

“嗯！”

“同志，请问这是什么河？”他们说着标准动听的普通话。

“这是废黄河。”他回答他们。

“三林，快来家，你家来客了！”

“你诳我。”

“不诳你，真是的！你老家河南来的，一个女的！”

“真是的吗？”

“真是的哩！”四淇急眼了，跺跺脚。

“你要诳我，四淇，你听着，我不饶你！”说完，他拔腿就往家跑，跑进窄窄的丁字巷。

“这孩子跑的，别摔了！”小慧爷爷推着糖葫芦的小车出来，喊他。

他还是跑，跑到院门口，才停下来，放下卷巴着的裤腿，撸撸头发，掸掸土。然后，才消消停停地走进院子。